#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四

曹元弼學

皋陶謨下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箋云 史遷都作於。省帝字。孜孜作孳孳。說文曰。孜。汲汲也。攴部 孳。汲汲生也。子部 釋曰 前篇大禹謨敘禹治水之謨為多。所謂禹成

厥功也。此篇上文臯陶備陳修身親親知人安民之謨。禹謂之昌言。以為底可績行。而不復自言。帝求善無已。故進禹使來前曰汝亦昌言。禹拜者。拜帝命。都者。歎美帝求善之意。予何言。謂臯陶之謨已至。已無以加。惟思念日有孜孜無曠厥官耳。予何言二句。與上文臯陶予未有知二句語意同。皆謙辭。而即寓陳善敦勉之意。但此多

一曰字。彼則曰為語辭。古文曰與日形異
不相混。或者隸變混之。上文思曰作思日。
亦可。孜孜蓋壁中古文。孔君以今文讀為
孳孳。聲義皆同。
皋陶曰。吁。如何。
【箋云】史遷說。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釋曰】
吁者。驚歎其讓己而不言。如何者。欲聞其
所謂孜孜。難。問難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昏。没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没陷之害。疏【箋云】史遷洪作鴻。說為下民皆服於水。【釋曰】江氏云。曰没為昏。故云昏没。說文。墊。下也。則墊有下陷之意。案昏音近泯。說文。泯。滅也。滅没同義。史公說服於水者。服同伏。即没溺之意。帝曰下民其咨。禹曰下民昏墊。聖人憂民若保赤子。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故三過其門而不入。至此追述前事。猶不勝懲前毖後之意。夫是以思日孜孜。

予乘四載。

箋云 史遷說爲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又以舟爲船。乘橇爲蹈毳。乘檋爲即橋。河渠書 漢書說。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梮。溝洫志 說文曰。欙。山行所

乘者。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䡅。木部釋曰。予乘四載。乘四種載人以行之器。周行天下也。澤行即泥行。橇毳同字。䡅蓋聲轉假借字。他書或作蕝。或作樶。皆橇之變。僞孔作輴。䡅之變。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謂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也。其說皆是。檋橋梮皆聲轉字。欙則同物而異名。應劭曰。梮

或作欙。爲人所牽引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舉）以行也。段氏曰。（欙者。輂之俗。）輂自其盛載而言。欙。自其輓引而言。陸行四句。皆尚書家相傳古說。非經文。禹經營四方。爲民禦大災捍大患。必資於四載。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聖人以利器利民。後世以利器害民耳。

隨山刊木。

【箋云】史遷隨作行。刊作栞。又說行山表木。壁中古文作栞。說文曰。栞。槎識也。从木。幵闕。謂幵之音義未聞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篆栞。文从幵。木部今本作刊。【釋曰】禹乘四載以治水。水源出於山。隨山之脉絡形勢而行之。所以審水道曲折之正。栞者。衺斫山木之高者為道路表識。亦兼刊除之義。謂除木之障塞道路為禽獸窟宅者。栞刊音同義

近。皆斫木之事。許云讀若刊。蓋音中兼義。栞者栞之篆變。刊者。栞之今字。或孔君讀栞為刊也。

曁益奏庶鮮食。

〔禹與益授民以山之衆鱻食。謂禽獸也〕以曁稷句注推之。知此注必如此。為補之。箋云史遷說為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又說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馬氏曰。鮮。生也。釋文釋曰王氏鳴盛云。下

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爲鳥獸。
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案洪水之時。
萬民流離。非死於溺。即死於飢。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傳稱堯遭洪水九年而
民無菜色。蓋蓄積多而振恤勤。禹隨山決
川。蓋隨治水隨發振。而地廣日久。恐數振
或有不給。故以隨刊所得禽獸給民食。奏。
進也。謂進而予民。蓋就蕩析離居之民而

按之。鮮讀爲鱻。周禮以鱻對薨言。史公鮮食上有稻字。蓋兼用今文說。陳氏云。周官稻人掌稼下地。稻性宜水。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濕之地可以種藝。至隨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云予衆庶稻鮮食。案陳申今文義得之。但隨山刊木係治水始事。此時未必遽能樹藝。即間有可耕之地。其事亦當屬稷。

故下文云暨稷播。今文稻字容衍文。又史
訓庶為衆庶。謂被災衆民。興鄭以為衆鳥
獸魚鼈異。並通。
予決九州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畎澮。田間溝也。史記集解澮所以通水于川也。
文選長笛賦注箋云史遷說為以決九川致四海。
浚畎澮致之川。濬畎澮今文作容畎澮。說
文曰。容。深通川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濬。古

文㕡。谷部古文作濬くく。說文曰。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枱廣五寸。二枱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くく。㽷古籀當為文く。从田川。畎篆文く。从田犬聲。く部澮くく。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くく。廣二尋。深二仞。くく部川。貫通（穿）流水也。虞書曰。濬くく距川。言深くくくく之水會為川也。川部釋曰此正言治水之

事。決者。去其障塞而行之。當堯之時。水逆行。蓋山爲障礙及下流壅塞。禹鑿山以通其道。掘地以暢其流。則川順流而注海矣。九川。謂九州之川。禹貢導水弱黑河漾等數偶合耳。下文云九山九州九澤。皆蒙九州之文。此經下云濬畎澮距川。正承此九川而言。謂畎澮之水各致之附近之川。則九川爲統舉之辭。不專指弱黑等九水明

矣。四海。謂青州東海。冀州北海。揚州南海。
雍州西海。中國在崑崙之東。故水多東流
入東南北海。惟弱水西流入西海耳。詳禹貢。
洪水之時。畎澮皆沒。水土不辨。川既距海。
乃深通田間之水道。由畎而遂而溝而洫
而澮以達於川。周禮匠人。禹之遺法也。距。
至也。致至同。洪九川距四海。孟子所謂禹
掘地而注之海。以四海爲壑也。濬畎澮距

川。孔子所謂禹盡力乎溝洫也。史公說禹受帝命。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以治洪水。勤民之至。正孝忠孝之至也。鄭云田間溝者。畎溝澮對文異名。散則通。

暨稷播奏庶鮮(艱食)鮮食。

禹後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詩作難疏戹之食。疏按以水之衆鱻食。謂魚鼈也。詩疏思文詩疏箋

云史遷說為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馬氏艱作根。曰。根生之食。謂百穀。釋文釋曰水既治則田可植穀。禹與稷教民播蒔百穀。何處水去。即何處播種。其下地水未盡者及穀未成時。先教民種澤物蓮芡菱芋等及諸菜蔬。並治水所得魚鼈分給衆民。以佐穀振之不足。蓋隨治水。隨發振。隨教稼穡樹藝。時禹與益稷俱行相須為用如左右手。非

惟決川治溝洫教稼事相連接。即隨刊時草萊初闢。苟有可耕之土。稷急教之稼。故史公上文云以決九川云云。以字蒙上隨刊數語而言。見披山通道治水教稼先後無稍間隔。此不待今文有稻字而其理可推者。暨稷播中蓋包見之。播。主謂播穀。亦兼下艱食言。播字當略逗。艱食。艱戹之食。謂果蓏菜蔬可濟穀食之乏者。奏庶艱食。

教民以播種澤物菜蔬也。奏庶鮮食。授民以決川所得魚鼈也。至水土全平。則地皆種穀。而田畔種蔬。菜洿池畜魚鼈。不可勝食。無待奏矣。經兩言鮮食義當同。鮮皆鱻之借。鱻本義主魚。引申之凡魚鼈禽獸新殺者通謂之鱻。艱馬作根。根生之食。即謂百穀。史記無播字。以艱食為難得之食。亦指百穀。述此句無鮮食字。而下云食少調

有餘補不足。蓋讀此鮮字為尟。屬下句。兩鮮食文同而義絕殊。蓋今文說。史公從孔君受古文而兼用今文。猶許君書偁孔氏而兼偁今文也。

楙遷有無化居。

箋云史遷說為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相給以均諸侯。楙或作林。漢書曰。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

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食貨志又作茂。漢書曰。商以足用。茂遷有無。叙傳一本作貿。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大傳同。王天與尚書纂傳。吳澄尚書纂言。說文曰。貿易財也。貝部釋曰水土初平。稼穡伊始。民食未充。四方百物猶滯。故令通功易事以利民用。懋楙茂蓋皆貿之借。貿。易也。遷。徙也。有者有餘。無者不足。化。變化也。居。謂所居積之

貨。或曰。化古貨字。謂貿易遷徙。調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變化各方居積之貨使各得其用。或讀懋如字。謂勉民使通財。以羨補不足。據揚雄大司農箴。則此句承暨稷而言。周禮地官於農政（商政）至詳。后稷之遺教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乂。據詩釋文則鄭本當作艾。五蓋反。但疏引注作乂。或鄭讀乂為艾。

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

養之禮。詩思文疏箋云粒。一作立。又鄭本或作艾。史遷說爲衆民乃定萬國爲治。釋曰鄭訓粒爲粒食。孟子所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訓乂爲養。蓋讀乂爲艾。釋詁。艾。養也。萬國作相養之禮。禮始之飲食也。史公粒作立。訓定。又訓治。義並通。禹言洪水爲民害至大。已承帝命與益稷竭力救之。幸而克濟。至今猶日夜思患不敢忘。凡天下禍

變之可畏補救之艱難類如此。以起下文戒帝慎乃在位之意。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箋云】史遷說為此而美也。【釋曰】皋陶深知禹意。故然之而曰當師法汝之善言。上云百僚師師。唐虞之朝聖賢君臣朋友以道相師也。史公讀師為斯。斯。此也。謂此真汝之善言。　自帝曰來禹至象刑惟明為一

章。此第一節。禹承帝命將更陳其謨。先言往事之艱難。見在位不可以不慎。禹平水土。修古句龍之政也。奏庶鮮食。伏羲教田漁之政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神農教稼立市之政也。古神聖繼天安民之功於是大成。所謂順考古道以同於天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都作於。省帝曰俞禹曰五字。汝作爾。

釋曰 禹承上語而言曰。於哉帝乎。當慎乃在位。天子在天位作民父母。四海困窮。下民其咨。惟帝之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可不慎乎。帝深契其意而然之。禹因申之曰。當安汝之所止。止即位所在。安所以爲慎。易曰。艮其背。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詩云。於緝熙敬止。大

學釋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汝止者。心一於至善。外物莫足以誘之。荀子解蔽篇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

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決麤理矣。此足明安汝止之義。安汝止。允執其中也。下云惟幾惟康惟動丕應。用其中也。易云。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無往而非安也。此易道閑邪存誠大學誠意正心之學所

自出。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

箋云 惟。思也。幾。危也。釋詁微也。說文幺部康。安也。丕。大也。釋詁史遷弼直作輔德。說惟動丕應為天下大應。

釋曰 心安於至善。無一念之妄動。則睿智所照。感而遂通。凡事豫防其危。深究其微。以圖其安。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者凶所伏。故危。非天下

之至精。不能豫見吉凶之幾。荀子曰。處一之危。養一之微。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心一於至善。則能精察乎危微之幾。而道心之微者著。人心之危者安。慎厥身修以立治本。取人以身。其輔弼皆正直有德之人。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矣。荀子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此之謂也。

弼直史作輔德。江段孫氏謂古文作悳。德者悳之今字。直者悳之壞字。是也。但下云予違汝弼。作直亦可。鄭上注云無妄動動則擾民。安汝止。非不動也。動無妄也。無思而無不思。無爲而無不爲。以至靜御天下之動。以至正待天下之變。任天下之賢而不自用。夫是以天下之民安之。此經史記以丕應絕句。今從之。鄭讀無考。僞孔丕應

徯志連讀。近世皆然。江氏云。丕。大也。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待志於下。於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民心，乃能受天休。又云。待志。謂民安其志意以待於下也。亦通。

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說爲清意以昭待上帝命。申作重。

釋

曰徯志。謂清潔安定其志意。虛中若有所待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順帝之則也。君心正則人心應。人心應則天心應。故天其重命用休。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以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是也。下文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即總括禹言之義。徯志或屬上讀。詳前。 此節禹承帝命而更陳謨。

歸重君德。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疏 箋云 鄰近。詩正月傳 史遷作臣哉鄰哉。何晏說。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三國魏志三少帝紀

釋曰 禹言深重。故帝爲驚歎之辭。臣以與君共治天下

言。下云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鄰以近君朝夕文修言。下云予違汝弼欽四鄰。是也。時禹宅百揆。臣也。又爲四輔之首。鄰也。故帝反覆言此。欲其倡率羣臣輔德也。志心者。心之所之之謂之志。欲己心之志與禹志相應深入感孚也。觀史記及何晏說。蓋或本作臣哉臣哉鄰哉鄰哉。俞者。受帝命。

此節帝因禹言弼德求助臣鄰。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動作視聽皆由臣也。疏釋曰臣與君一體相成。如人之一身。元首為全體之主而股肱為輔以動作。心為神明之舍。而耳目為用以視聽。人君繼天治民為政以德。而臣為之立功立事。亦猶是也。孝經說事君曰上下能相親。臣作朕股肱耳目。相親之至也。此臣哉鄰哉之義。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箋云 左右。助也。鄭易卦注 秦馬氏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集解 周禮曰。治功曰力。司勳 史遷汝翼作汝輔之。無宣力二句。

釋曰 左右有民。謂佐助我民。有語辭。與湯誓盤庚言有衆同。左右有民。若播穀敷教明刑之等。宣力四方。謂宣播治功於四方。若水土工虞之等。曰翼曰為。此股肱之事。

下云明聽。禮樂納言之職。耳目之事。禹宅百揆統衆職。曰臣曰汝。主禹而亦兼包衆職也。羣臣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釋文。會馬鄭作繪。胡對反。案疏引鄭注仍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釋文。絺鄭陟里反。刺也。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

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此字疑衍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

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疏此注各疏徵引頗多。細繹之。多疏家推衍語非原文。【箋云】鄭氏周禮注引會作繢絺作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司服注史遷說。余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作辰文繡服色。馬氏曰。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幷藻火爲四章。疏壁中古文會作繪。藻作璪。粉米作黺䋛。說文曰。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糸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虞書曰。璪火黺米。

玉部 黺。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衛宏說。黹部
絑。繡文如聚細米也。糸部 黼。白與黑相次文。
黻。黑與青相次文。黹部 繡。五采備也。糸部 釋曰
惠氏棟及江氏說。古人。謂黃帝。象。易象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乾爲衣。坤爲裳。乾坤各六爻。故衣裳
各六章。案天玄地黃。而坤位未申之維。土
託位於火。黃色兼赤。故衣玄而裳纁。禮運

云。五色六章十二衣。謂五色兼玄。成衣裳十二章之飾。十二章日月星辰麗於天。傳云山嶽則配天。易云飛龍在天。華蟲高飛。亦傳于天。本乎天者親上。故皆在衣。宗彝虎蜼走獸在地。藻水草。水火皆在地。粉米。地所生。又宗彝及冠玉之璪并黼黻皆人功所為。形下為器。本乎地者親下。故皆在裳。此制創自黃帝而堯舜修明之。聖人制

作象天法地。帝欲象古人之所象者以作服。而服章首日月星辰。是亦稽古同天之見端。日月星辰山龍以下。上承古人之象。下起作服。則十二象皆施於衣服明甚。十二章皆天文地理物類人功實象。相承並舉。而上六章云作繪。下六章云絺繡。則每六章為一類分施於衣裳又明甚。天子郊廟之服必畫三辰者。取其明照四海而不

遺微小。君德之明如是乃克配上帝也。三辰蓋畫於衣最上處。三辰作服。經文至明。無待旁證。然禮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又云。旗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數語中自爲申說。則象天爲日設月衣旗同制又明甚。正此經之確證。漢明帝詔乘輿服從尚書歐陽說備文日月以下十二章。則歐陽所受伏生說未嘗不謂天子衣有三辰。其

夏侯說或參取周制耳。鄭君據本經明文謂虞氏衣有十二章。據周禮司服袞冕鷩冕以下之文及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以下云云參以左傳袞冕黻珽及三辰旂旗劃然分別定周制三辰專施於旗而衣章自龍而下。皆各據經之正文。毫無可疑。近儒因大傳惟舉山龍以下五色之章。不達其意。乃謂伏生不以日月星辰為服章。

謂下文作服兼旗章言。不知三禮及諸經。從未有以衣服與車旗相混者。傳記足以證三辰在衣者甚多。蓋古制衣旗皆有三辰。周人乃專施之旂旗。或據周制曲解此經以就大傳殘譌之文。或據虞制謂周大裘亦有三辰。皆以求異於鄭。而不知其不合於經也。山龍。取其出雲降雨德施普也。考工記云。山以章。馬鄭讀章爲獐。謂畫山

物以表山。説必有本。然記出周末。肄（疑）亦六
國時法。古制當直畫山耳。龍周禮謂之袞。
或作卷。蓋取升降卷曲之意。前引大傳云
山龍純青者。四象蒼龍東方色青。但山雲
氣有深淡。且非一色。龍被五色而游。蓋山
龍皆畫青爲質而以他采點染之。易乾爲
龍。喻王者。三辰而下。象物莫尊於山龍。大
傳山龍青華蟲黄云云。次序亦與經同。而

禮書引又一條以山龍居五章末。必傳寫誤倒。前已辨之。孫氏執此以山龍爲上下通服。引周禮節服氏爲士服山龍之證。考彼經云。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讀當以袞冕絕句。鄭注傳寫久誤。當讀正云。掌袞冕者。節王服也。下裘冕亦絕句。注從字亦當爲節。乃合節服名義。服袞冕者。王也。非士也。即如今本。亦謂從王服。非

士正服。周制士正服且不得服冕。況袞乎。詳孫疏校補。說文黺下云袞衣山龍。明謂龍在衣。而袞字解云。卷龍繡於下常。幅一龍蟠阿上鄉。語殊難曉。蓋相沿誤字。莫能是正。反覆思之。當讀正云。卷龍繡於下上。幅下二龍蟠阿相鄉。下上。衣之上下也。二龍。升龍降龍。一下一上盤旋相鄉也。如此釋之。義乃瞭然。陳氏奐詩疏不察誤文。乃

謂服章皆繡於裳、且謂大裘不裼。則餘冕皆裼。服衣裼則文不見。故章皆在裳。不知弁服以下有裼。冕服無裼。明堂位云。冕而舞大武。裼而舞大夏。明以冕與裼相對。故聘禮服皮弁有裼襲。覲禮服冕無裼襲。大裘雖無明文與弁服同。而義取尚質。故不別為裼衣。免上衣以見裘美。所謂至敬無文禮盛服充。陳氏巧借此語以就許書譌

文。與此經及各經皆刺謬。特附辨之。華蟲。
取其有文明之象。且性耿介。有類君子之
文行也。易離為雉為文明。鄭注周禮鷩冕
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說文云。鷩。赤雉也。
爾雅云。鷩雉。郭注云。背毛黃。腹下赤。項綠。
色鮮明。故鄭以為五色之蟲。謂羽蟲也。大
傳云華蟲純黃。以背上黃。故畫以黃。以腹
下赤。故說文謂之赤雉。華蟲蓋畫黃為質

而以赤及他采點染之。經明以華蟲次山龍。大傳青黃次序亦同。夏侯說華蟲七章次於山龍九章。則伏生本不謂天子獨得服華蟲。今本大傳誤耳。大戴記五帝德帝嚳帝堯黃黼黻衣。以史記校之。乃黃收純衣之誤。或黃下脫收字。收。冕屬也。與華蟲黃絕不相涉。古無服色專尚黃之制。論語黃衣狐裘。周禮鞠衣黃。皆非尊服。惟王居明

掌中央土衣黄衣。漢祀后土歌所謂嘉服上黄也。亦與此五章之黄不涉。且雉不得尊於龍。何以士亦服龍而雉專為天子服章。皮氏以華蟲為鳳。以六朝時臆定之法為虞制。殊為不經。若果畫鳳。則龍鳳同衣在衣豈不甚美。而周乃改之為鷩乎。又謂虞土德故尚黄。則大戴言帝嚳帝堯黄黼黻衣。豈亦土德尚黄乎。其説皆穿鑿不足

信。作會。釋文引鄭作繪。疏引注則云會讀為繪。段氏謂此經古文本作繪。見說文。鄭注當云繪讀為繢。說文。繪。會五采繡也。繢。一曰畫也。鄭蓋以繪為繢之借。但繪从會得聲得義。與繢聲近。故經本或作繪或作繢。鄭注傳寫亦多譌亂。說文引經以作繪絕句。作繢謂作畫。與絺繡相對。史記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蓋以日月星辰統十

二章。文。畫也。作文。謂作繪。作繡。謂絺繡。作服色。謂五采五色作服。史公說經約而精如此。隋志引大傳作繪宗彝黑也。作繪本衍文。禮書引云作繪黑也。則誤而又誤。孫氏通繪義於黼。謂衣玄合青黃赤白四色。故謂之繪。果爾則當總言於四色後。不當在四色閒。且衣為衣之本質。與四色之章不類。凡言章者。皆實舉其物。故曰日月之

章白龍章白鳥章。旗章如此。烏衣章亦然。今以無象之衣質合四色之物為五章。恐非制度。以一色合四色而其語橫亙四者之間。恐非文義。鄭君據經明文。以作繪為畫日月以下六章。甚易而是。近儒執傳譌誤文。以作繪別為一章。甚難而非。又或以作繪宗彝連讀。謂作宗彝之所繪。馬氏意蓋如此。亦不如許鄭讀之允。宗彝。宗廟祼彝

爲虎若蜼之形。取其致孝鬼神。下庇百姓。
德威遠奮。能戒不虞也。大傳云宗彝純黑。
蓋以彝器古銅淺黑色畫虎蜼爲質。而加
他采。並隨其色繡之。易坤爲虎。喻國君。故
爲裳章之首。虎於四象屬西方白。與青龍
對。而文非一色。所謂虎變其文炳也。郭注
爾雅云。蜼。黃黑色。禮書引大傳黑作白。誤。
周禮謂宗彝爲彝。先鄭云。彝。罽衣也。與後

鄭說異。而以爲毛物則同。劉氏釋名釋彝就藻言。蓋取土毛釧芼之意。恐未可據。古凡言藻者。皆謂其華采。不謂其如亂毛也。虎穴居。蜼鼻向上。雨則以尾若指塞鼻而懸於樹。上古民多巢窟。故取其象。藻火說文作璪。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蓋玉藻下垂。有流動之象。如藻隨水而流。藻之言澡。藻以表水。取其潔清。火取其照耀烹飪爲民

用之大。禮書引大傳藻火赤。此蓋不誤。火色赤而玉藻或朱綠或五采。藻與火蓋皆畫赤為質。而藻更著他采。繡各如其色。隋志作藻純白火純赤。然藻色青。玉藻五采。皆非純白。且山龍華蟲宗彝等每章皆兩字。末句當云士粉米。亦兩字。故寫者誤為山龍。因一誤而無不誤。若云士火。衹一字。則不致誤為山龍矣。隋志此條恐傳寫誤。

粉米。取其養人。君德以養人為主也。說文作黺絑。黺下解有脫文。當云袞衣山龍華蟲宗彝藻璪火黺絑。黺。畫粉也。凡細碎者皆謂之粉。畫粉不一色而以白粉為主。大傳當有粉米白也之文。而今脫之。粉米蓋以白粉畫聚米之形。而閒雜他采。從而繡之。米有黑黍黃粱等非止一色。而以白為主。故云粉米白米也。或謂用白粉細點界畫

諸采。則說文當云如散細末。不當云如聚
細米矣。周禮謂粉米爲希。希讀爲黹。說文
所謂黹文也。自山龍至粉米凡七章。分五
色爲質。而每色之物雜五采以彰之。大傳
亦課謂之五章。與十二象分五章非相違也。
黼黻。黼之言斧。謂以白與黑爲斧刃白身
黑之形。取其臨事能斷。黻之言拂。以黑與
青爲兩己相背之形。取獻可替否不有違必

黼之意。近儒或以大傳不言粉米黼黻。以此三者爲服章外衣裳通用之飾。則經十二象平列相承而以作繪絺繡別異之。其義何在。且周禮以希冕與袞鷩毳平列。明粉米與山龍等相次爲服章。詩云。玄袞及黼。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則黼黻與袞差次相終始。而非章外之飾明甚。黼黻文章繡。皆衣服雜采之稱。而文之本

義爲書名。章之本義爲樂章。繡之本義兼箴功。惟黼黻專爲衣服采色。且各有專象。故經傳多以黼黻統言衣服文采之盛。大戴言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諸經傳言黼㝵黻冕黼衣黻衣。皆略舉黼黻以見冕服之文。周禮冕服之章始袞終黼黻。故爾雅云。袞黻也。舉始末以包其餘。文莫盛於袞及黼黻。詩稱衣服之盛曰袞衣曰黻衣曰

冋玄衮及黼爾雅曰。黼黻。彰也。廣雅補之曰。山龍。彰也。皆本此經及周禮司服而約略言之。其服章之差及在衣在裳。似當以經爲正。此互詳孫疏校補及前五服五章下。絺繡。周禮注引作希。段氏謂鄭本作希。鄭讀爲黹。其作絺者。周禮注斥爲誤。釋文及疏引鄭本未加分別。說文無希字。而多从希之字。蓋希即黹之古文。今本脫之。或

許偶失載。鄭君未敢定為一字。故讀為黹。以為希黹古今字。黹。紩也。繡。箴功五采備也。絺繡。謂宗彝以下六章紩以為繡。施於裳。凡繪繡通名。而作繪之繪為畫。故說文引此經并引論語繪事後素。以明借繪為績。凡績不必繡。繡必先績。衣用績。取輕清法天也。裳用繡。取重濁法地也。此古制。漢代乘輿服章皆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別自

為法。此經蓋古文作希。本字。今文作絺。借字。而義隨字變。因解為絺綌。見淮南子白虎通。為馬讀及僞孔傳所本。史記說堯賜舜絺衣。或以為希之借。近儒謂刺繡於絺。然冕服玄纁皆用絲不用葛。禮運說先王未有麻絲。又云後聖有作治其麻絲。未聞始製衣用葛。不得以蔽前之韍為比。史記帝堯純衣。固絲衣也。孟子被袗衣。趙解為畫

衣。略舉黼黻絺繡以證畫義。初非韋合論語袗絺綌之文而以袗為絺。凡此近儒申今文說。皆不如鄭義之確明白當。鄭云周以三辰為旂旗者。古服章旗章皆有三辰。漢東平王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是也。春秋合誠圖稱大帝衣日月五光。論衡亦亟言衣有日月星辰。皆今文

家說。據此經文。周禮則日月為常明見司常。而司服絶無其文。諸職惟云大裘而冕。云裘冕。不見畫三辰之意。竊疑武王克商即柴於上帝。時當十一月。軍中未備日月星辰之服。故但加玄衣於裘以象天之質。其後以為即位時服。遂定為冕服之首。成王賜魯郊用先代之禮被衮象天。乃以避當王之制。及秦用袀玄郊祭。則僭周禮大裘

玄衣而失其制者。周禮服章自袞冕而下。故記云天子龍袞。荀子云天子山冕者。偶據古服章言之。然亦足見周制衣無三辰。云損益上下更其等差者。周禮注云。登龍於山。登虎於宗彝。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特舉火龍。以其為周代所尊也。總之虞周服章所因所損益。書禮明文灼然可知。大傳與歐陽夏侯說非有異義。鄭君尊信伏

傳。於此條雖小致疑。而大致不異。後人必欲異其所同。過矣。馬氏說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又分粉米為二。其作繪宗彝四字當屬上句讀。謂繪宗彝之作所繪。恐皆非是。〇或說。經稱日月星辰十二章。天子祭郊廟之服。故備文。大戴記黃帝黼黻衣大帶黼黼裳。帝嚳帝堯黃黼黻衣。史記作黃收純衣。其文不備。蓋朝燕遊豫之服。為人民

所習見者。故大戴說帝堯此下云彤車乘白馬。見其儉。史記於帝嚳云其服也士。士冠禮爵弁服純衣。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收而純衣。士之上服。意者古天子視朝巡行國中之服如是。或更加黼黻。與三王之制不同歟。至禮器龍袞黼黻。則自據周制。諸侯自上公外不得服龍。大夫玄冕一章幷不得服黼。尊者文多。卑者文少也。孫氏據

大傳誤文曲解此記。故附辨之。雅達先士或許為諍友乎。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性曰采。施曰色。疏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月令疏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疏箋云彰或作章。大傳鄭注 史遷說。作服色女明之。

釋曰言以五采畫粉及絲彰明施用於五色之物象以作服。所謂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此統十二章言之。汝明者。謂辨明上下之等列。天子備有日月以下至黼黻。公自山龍九章而下。侯伯自華蟲七章而下。子男自藻火五章而下。卿大夫自粉米三章而下。然則士玄衣纁裳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天子服十二章兼有九章以下之

服。凡五等。公九章而下四等。侯伯七章而下三等。子男五章而下二等。大夫三章一等。所謂五服五章。大傳以山龍至粉米五色相次爲五章。皆一色爲質而以他采成之。是爲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其日月星辰畫止一色。黼黻繡各二色。合山龍等七章則總爲五采也。大傳及鄭注孝經五服中有士。考其等列。自當以書禮注爲正。經明

言作服。史記明言作服色。衣服與旂旗。經傳絕不相混。周禮司服司常別職。大傳服色徽別號殊文。衣服與車旗無不分言。近人以此作服謂兼旗章。非也。歐陽說明以三辰為在衣。即夏侯說亦但云山龍九章華蟲七章。非有三辰不在衣之說。明或者天子十二章夏侯說亦同歐陽。惟山龍九章華蟲七章以下。降殺以兩。為諸侯次國大

夫士四等之差小異耳。王肅與鄭立異。不顧作服明文。殊不足信。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六呂惟言六律者〕。九字用語足成 疏 舉陽陰從可知也。疏 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史記集解

〔箋云〕漢書說。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師古曰。族音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讀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讀曰仲呂。律歷志書大傳鄭氏說。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琴也。在治絕句。智屬下讀。或作忽。違在治讀。史遷作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史記索隱又作

七始詠。七始絶句。詠或為訓。屬下讀。漢書說。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隋書律律歷志引作訓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

閉之也。（律歷志）大傳鄭氏說。七始。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閉或作同。（洪範五行傳注）納史遷作入。

釋曰 六律五聲八音。古說皆同。鐘金也。鼓革也。笙匏也。磬石也。塤土也。箎竹也。柷敔木也。琴絲也。孫氏以塤為周時始有。蓋據世本暴辛公作塤之文。（然）實周禮笙師已有塤箎。樂記言聖人作為壎箎。則其來古矣。至土鼓蕢籥。乃伊耆氏

之樂。唐虞未必然。鼓自以革音為正。在治曶三字。今古文各本異字最多。約有三說。一古文作在治㫚。說文。㫚。出气詈也。从曰。冋象气出形。一曰佩也。謂佩㫚。隸變作曶。後出字作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句。謂以六律正五聲諧八音以察治道。此典樂之事。在。察也。在治。所謂神人以和庶尹允諧也。曶以出納五言句。謂人臣於曶書

所思所當對及君所命者備謀議政事。君亦有時書之以備發號令。傳稱帝反側晨興。孟子稱周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蓋政如農功。日夜以思。惟恐失忘。故於曶書之。下以告上。上以命下。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天官為百揆無所不主。其分布政教。則五官為之。故曰五言。此納言之事。所謂夙夜出納朕命惟允也。汝聽

兼聽樂聽言二義。或可陳詩觀風考察政治。即於曶記之以備修政施教。二義亦一貫。一史公作來始滑。蓋讀曶為忽。以古文字合今文義。讀在治忽三字為句。今文作采政忽。蓋見蔡邕石經。小司馬據之。采在聲近。政治義同。滑忽聲近。故史讀公在治曶為采治忽。而以滑代忽。滑。亂也。采治曶謂采風考治亂也。傳寫采誤來治誤始。則

義無所通矣。僞孔讀在治忽句。蓋本今文及史公說。一漢書引今文作七始詠。與大傳八音七始合。與石經異。蓋歐陽大小夏侯本不同。詠隋志轉引作訓。段氏謂訓字是。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案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與堯典七政同義。鄭注大傳云。七始。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蓋

黃鐘子為天正。林鐘未為地正之衝。太蔟寅為人正。春夏當用陽。而寅巳為人正。故春用姑洗在辰。夏用蕤賓午。秋冬當用陰律。故秋用南呂酉。冬用應鐘亥。林鐘或作大呂。地正丑也。黃鐘子以下。取江氏說而變易之。賈氏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黃鐘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蓋七始者。以十二律

正五聲加二變。為順天地序四時應人倫之始。所以順五常之言。同天下之志者也。班以五言屬五常者。志又云。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是也。其說與古文異。而讀七始絕句。訓字屬下。則句法同。雖於出納之義稍隔。而七始自是古義。故鄭於經

及大傳注各明一義。段氏謂古多假泰為七。太玄玄攡曰。運諸泰政。今文采字史記來字皆泰之誤。始治字通。蓋今文作七始。亦作七政。而七或假泰。訓與忽忽與滑皆聲轉相近。而訓之解為順。忽滑之解為亂。則義絕殊矣。年代藐（邈）遠。師說各異。茍於古有徵。於理可通。足以垂教。則並存之可也。聞或作同者。王氏先謙云。如同律度之同。

然恐字誤。自帝曰至此為一節。汝翼汝為。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明臣與君一體。申臣哉鄰哉之義。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四近。為（紅書作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疏 箋云 史遷說。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漢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義也。後漢書章帝紀 潛夫論曰。舜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為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明閣大傳說。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陳氏大傳輯本注出處甚詳。今悉據之。此後惟引有參酌。乃分別出處。平文從省。

**釋曰** 上汝翼汝為等。敕以將順其美。此汝弼。敕以匡救其違。義

本一貫。但上主遠圖天下之大政。故首言臣作朕股肱耳目。此主切近君德。故結言欽四鄰。鄰。近也。德不孤必有鄰。鄰所以弼德。言予即或有違失。汝當匡拂予。弼之言拂也。汝無面從不拂。至既退乃議其後。則汝不盡言而予不聞過。無以審幾而成天下之務。非上下相親承天安民之道。敬哉四鄰。當任其職以為我臣也。以帝之聖用

中於民。豈或有僻違。樂取於人以爲善。臣下豈或慮不受盡言。以禹之忠。亦豈有心以爲非而不盡其誠。但聖賢君臣兢兢以失道自戒且相戒。故云然。此其所以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而天下極治也。四鄰。大傅以爲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蓋常職如此。周成王時。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以三公及上卿兼官。帝舜時。蓋禹臯稷契

爲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成王於周召當稱師保。帝舜於禹稷等當稱輔弼。其職一也。禹宅百揆爲三公四輔之首。故總以命禹。此節申鄰哉臣哉之義。欽四鄰。責任之辭。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箋云 史還說。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釋曰 江氏

云。此以下言教國子之事。賢才出於學校。因上歷論用人而及之。在察。時是也。案學校培養人才。使民皆成德。其有不帥教者。必多方變化愧厲之。冀其有恥而格。庶。諸也。衆也。讒說。讒邪亂正之說。與堯典義同。時訓是。指上文所言。言諸頑凶讒子弟。若不察於政教禮樂忠直之正道。治之當如下文所云也。惠氏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大司

徒大樂正簡不飾教也。史遷讀說爲說之不以道之說。韋注鄭語云。以邪辟取愛曰嬖。讒嬖臣。謂讒諂之民也。自若不在時以下至下節敢不敬應。史以君德誠施七字括之。孫氏誤以君訓侯清訓明。不辭。臧氏庸因以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爲魏晉人增竄。陳氏壽祺駁之曰。諸衆讒嬖臣。即庶頑讒說之訓也。君德誠施者。即㮚括侯

以明之訖時而颺之之辭。皆清矣者。即槩括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辭也。下經禹曰帝光天之下訖車服以庸。亦君德誠施之意。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皆清矣之意。史文簡而賅若此。雖不載七十四字而義已無不舉。昭然明白。惡得誣史記以轉誣尚書之無此文耶。尚書設無此文。則史記載君德誠施二語。於經何所附麗耶。案

陳説至確。或可侯以明之至車以服膺皆括在君德誠施四字中。誰敢不讓二句言庶禎悉化。所謂皆清也。陳駁臧説甚詳。義據通深。辨章精核。足爲治經典則。見左海文集。兹錄其要。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箋云　侯。謂所射布也。鄭氏鄉射禮注　射義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諸

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撻壁中古文作遾。說文曰。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遾。

古文撻。虞（今本誤周）書曰。撻以記之。（手部）鄉射禮記曰。射者有過則撻之。周禮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鄭氏曰。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背以恥辱之。【釋曰】諸不帥教者。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涵育薰陶而不變。乃使觀射侯

之禮以明賢不肖。蓋欲其束身遜志於禮法之場。見君卿大夫士尊卑之位如此其嚴。長幼之序如此其順。衆賢皆容體比禮節比樂而中多。而不肖者敗績無狀。庶其觀感而開悟。故曰侯以明之。於此而猶怠慢不敬。甚或志不正體不直持弓矢不審固以致矢揚中人。則撻以懲忿之使不忘。惠氏曰。侯以明之。辟廱之大射也。撻以記

之。大學之夏楚也。周禮司救於民之有邪
惡者三讓而罰。讓謂責怒之。三讓而不悛。
乃撻罰之。使有所懲而不敢復犯。亦此經
之義。書。著也。學校中著其過惡於竹帛。示
不變則將屏之遠方。書用識哉。謂撻而不
記。乃書以著其過哉。周禮而士加明刑書
其惡著之背以恥之。蓋亦此意。所以撻之
書之者。非刻繩之。乃欲使之違邪歸正。終

為善人。與並生育於天地之間也。聖人之心不忍天下有一人之失其而性陷於罪。愛之能勿勞乎。故曰欲並生哉。人性皆善。善者生理也。惡者殺機也。庶頑讒說將自棄其生理而入於殺機。聖人教戒之如此其至。所以生之也。天下善人多。則朝廷皆賢臣。鄉里皆善俗。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反是敗則姦宄官。邪說誣民。莠民積而流

寇成。生民之禍烈矣。虞書周禮之法。聖人愛敬生民之至情。所以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箋云 文王世子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氏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又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

學。釋曰工。官也。謂教學之官大樂正大司成之屬。納言與下數納以言同義。謂納學士之言說而論之。別其深淺優劣。且深察其邪正也。記曰論說曰語。蓋如後世校閱試卷然。颺同揚。舉也。以時而揚之。謂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上言庶頑讒說旣勸戒之如是。又並納其言。與衆學士同考課。以時揚其德行之高言之善者。而此庶頑亦分

別論之如下文所云也。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箋云】論語曰。有恥且格。否。不也。論語雍也鄭注

【釋曰】納言之時。大樂正既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矣。其庶頑不帥教者。能改過而至於善。則並承受而進用之。格。至也。來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而可至於道。歸斯受之。承。受也。孫氏謂承同、烝。進也。庸。用也。庶頑

既格。則一體進用。樂其自新也。讒說之人非必下愚。格則以其為惡之才反而為善。未必非茂才異等之士。聖人教思無窮。則人盡可用也。否。謂不格。威之。謂若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蓋不得已而驅逐之限制之。使畏威寡罪。不至陷於刑戮。是亦並生之道也。

此節言教國子。格庶頑驅而之善。以終上文用賢之意義。蓋亦夔典樂

龍納言之事而禹統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箋云】隅。崖也。呂覽有始注 蒼生。黔首也。文選史岑出師頌注 獻。猶賢也。論語八佾鄭注 共一作具。張衡東京賦注

【釋曰】俞哉。猶善哉。深然之辭。此節禹承帝命而陳格頑之謨。帝光天之下。謂帝德光被天下。江氏以帝字為一句。據爾雅孫本訓

光爲充。或可光同廣。謂普天之下。並通。孫氏云。蒼者。蒼天。生者。生民。蒼生。謂蒼天所生民。據史岑出師頌稱蒼生更始。則東漢人謂蒼生爲民。本此經義。黎。衆也。黎獻。謂萬邦所貢衆賢士。禹言帝德被天覆之下。自朝廷臣鄰至於海濱羣生萬國所貢衆賢。皆惟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耳。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

不敬應。

箋云敷。猶徧也。詩賚箋或作傅。漢書文紀成紀敘傳或作賦。庶或作試。春秋傳二十七年左傳試。用也。說文言部庸。勞也。釋詁潛夫論曰。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誰敢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考績大傳說。古之帝王必有命

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車服以庸。或作轝與之異體服有庸。春秋繁露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轝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制度

釋曰敷納三句。言舉賢之法。與堯典考績義同。傅賦皆敷

之借假音。庶者試之假音。蓋皆今文。作賦作試與左傳合。車輿同物。敷納以言。謂諸侯所貢士。徧使陳納其言。以觀其心術之邪正。學問之深淺。事理之明闇。以定去取。明試以功。謂所納之言善則明試之以事功。觀其言可績與否。車服以庸。謂試之而有功則錫之車服以勞之。而用之居官。庸。勞也。用也。孫氏云。車服以庸。謂命爲士。引

大傳及韓詩外傳潛夫論命民始得乘飾車駢馬衣繒絲爲證。古之用賢核實以德官人。貴賤有等如此。是以民皆尚德。雖庶頑亦自格化。誰敢不讓善。誰敢不敬應上命。韓詩外傳謂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是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所謂惟動丕應。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

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是其義。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箋云】史遷說。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釋曰】此反言以明之。時。是也。史說敷為布。布。猶徧也。言帝若不如是。徧同善惡而混之。雖日進人。猶無功。孫讀時敷句。同日奏句。云時敷。是分也。禹貢馬注云。敷。分也。奏。進也。罔。無也。言帝不以是分別善惡。讒說

之人與黎獻同日進用。則無功績。案孫説甚明通。今從之。　此節禹承帝命言敬愼用賢則庶頑自格。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箋云】史遷取經文以無若丹朱傲至予創若時爲舜言。上有帝曰字。無作毋。惟作維。遊作游。傲或作敖。劉向説。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漢書本傳古文為禹言。無帝曰字。袁著說。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後漢書梁冀傳壁中古文朱作絑。見堯典傲作奡。說文曰。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夰部

**釋曰**

史公述書多古文說而亦兼取今文。此經上有帝曰。後創若時。上有禹曰。蓋皆據今文。

故劉子政說及論衡引書與之同。釋文正義不言馬鄭本與僞孔異。則古文無帝曰禹曰字。故袁著參合古今云舜禹相戒。然史記正義謂此帝曰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當應別見書。唐時漢石經拓本尚存。而張氏云爾。故段氏疑今文亦無此四字。而今文家說以無若丹朱至予創若時爲舜言。予娶塗山以下爲禹言。愚竊詳

文義。當以古文本為長。諸家說此節多未瞭。今先掇舉大意。乃後一一分疏之。上文禹言混同善惡則無功。故此繼之云。凡教國子及取人。不可不慎。無或如丹朱之傲。朱雖有啟明之資。而慢遊傲虐。流連忘反。燕朋佚遊。用絕其世德之美。帝是以黜其頑凶而不用。不使繼世以有天下。予懲創其如是傲慢。往者娶妻三日即出治水。後

過家知子生聞泣聲不暇入而子之。惟大度土功。平治九州四海。萬國諸侯各道以帝德而有功。然苗頑不可曉諭。猶弗肯即治水之工以取遷竄。庶頑可格而亦不易盡格。帝其念之哉。經義大略如此。論取人而及丹朱者。古者王太子與國子同齒於學。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無者毋之借。傲古文作奡。孔君讀爲傲。傲敖通字。敖爲吉德。傲

爲凶德。故典謨始終於欽。而朱象之不善
皆曰傲。慢。遊。怠惰游戲也。遊游字通。傲虐。
倨傲暴虐也。孫氏讀虐爲謔。亦通。禮記曰。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鄭君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丹
朱慢遊。帝正恐其自禍以禍天下。故不使繼
世。子政以此爲舜戒禹之辭。蓋將薦禹於
天而重戒之。袁著說舜禹相戒。則古文說

或以為禹戒舜辭。要之聖人以失道為戒。君臣交警。故德日新治日隆。觀此節辭氣至為諄切。則因論用人而戒帝自戒之意皆在其中。情見乎辭矣。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疏 **箋云**頟頟一作鄂鄂。潛夫論斷訟 史遷罔水作毋水。**釋曰**言無晝

無夜頟頟然勞人力以恣遊（佚）。並無水患而常居舟為水嬉。遇水淺處使人推行。孟子所謂從流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流連也。此與論語奡盪舟絕不相涉。或合為一。謬。

頟鄂一聲之轉。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淫。淫門內。史記集解 箋云 朋說文稱古文作堋。史遷殄作絕。厥作其。釋曰 堋古文假借

字。孔君以今文讀爲朋。淫。游也。同門曰朋。朋淫于家。謂燕朋羣聚游戲於門內。如博弈恆舞酣歌之屬。殄。絕也。鄭注堯典云。絕君子之行。此謂絕其世德之美。故帝別封之於丹使吏治其國。而不使嗣位。

予創若時。

箋云史遷說。予不能順是。釋曰孔疏云。懲創是見惡自止之意。案說文。創。傷也。禹言

予懲創丹朱傲慢若是。怵惕自戒若傷痛
然。今文以此上為帝言。則謂痛傷其如是。
史公云予不能順是者。若。順也。順。猶訓也。
帝初使九男事舜。史記云。堯九男皆益篤。
大傳云。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蓋帝使舜
為丹朱師保。當時傲慢或少愈。然堯所不
能化者。舜亦豈能使之反狂為聖。堯崩。舜
避丹朱。蓋猶欲輔之使繼世。而朱卒不能

繫天下人心。故舜自傷不能訓是以爲禹戒。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子。將吏反。釋文

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疏 箋云 史遷說。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句 生啓予不子。句 塗古文作嵞。說文曰。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

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嵞山。屾部

釋曰 史公以此下乃爲禹言。云予辛壬娶塗山癸甲者。塗山道遠。自辛至壬乃至家。歷癸至甲。即出治水。其後生啟。過家門不遑入而子之。或可史記文誤。當云予娶塗山辛壬癸甲。與說文同。生啟予不子五字爲一句。說文嵞字。係壁中古文。而予娶連文則涉今文。猶丹朱奡奡字稱古

文。而朱字仍涉今文。此經今文蓋作予創若時予娶塗山。兩予字迭雖出。無帝曰禹曰字。而其爲兩人之言自可別。段氏說蓋有見。古文以此節皆爲禹言。則予字不當重。今本作娶于塗山。是壁中本文。非僞孔所改。塗山。說文有二說。一即會稽。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國語作會稽。是也。一在九江。此經所云娶于塗山是也。塗山氏以山

名爲國名。後世當塗縣亦以山得名。當塗民俗以辛壬癸甲日嫁娶。法禹也。兩山異地同名。皆有禹迹。故說文以一曰別之。鄭云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是時禹蓋隨父治水。暫因娶而歸。娶三日而聞鯀被貶謫。仍用己繼任之命。急趨帝命以慰父心。忠孝之至。自是勞身焦思。爲父幹蠱。禦民大災。過家門聞啟泣聲不暇入門子愛之。

孟子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
呱呱。兒啼聲。子。鄭將吏反。蓋讀若字。愛也。
列子云。惟荒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
樂記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疑指此
文。

惟荒度土功。

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詩殷武疏【箋云】史
遷說。以故能成水土功。【釋曰】荒。大也。度。謀

也。土功。數土之功。鄭云荒奄。奄亦大也。言子不暇恤私。惟大經度數土之功。云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者。土出水則地廣大。九州四海皆得平土而居。所以五服之界至於面方各五千里。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釋文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詩殷武疏至於面方各五千

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疏 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

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

王制疏

【箋云】馬氏

曰。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釋文史記遷弼為輔。五千為五千里。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文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里從古尚書說。王制疏弼古文作𠨘。說文曰。𠨘。輔信也。从卩。比聲。虞書曰。𠨘成五服。卩部

**釋曰** 𠨘弼音同義近。𠨘从比。比。輔也。孔君以今文讀為

弼。弼成五服。就堯之五服而輔成之。蓋中國大界。黃帝方制萬里。而上古水土未平。可食之地少。堯時洪水爲災。平土又多沈沒。故每服大分、計之不過五百里。五服每面不過二千五百里。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水畢。平土没於水者盡出。聲教訖于四海。遠方皆就疆理。土地廣大。每服各輔以五百里而成之。禹貢五

百里甸服之下別有百里賦納總云云。侯綏要荒皆然。故以開方核實計之。至於每面各有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彌成五服統四面言之。至于五千。就一面言之。鄭君此注推較堯禹五服之制甚詳。云要服之內方四千里云云者。江氏說。甸侯綏要四服各五百里。四五得二千。則面有二千里。四面則方四千里。其外四周益以荒

服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而至于四海矣。地記書者。蓋河圖括地象。古書明文。鄭必有據。又云。堯初時五服方五千里。則面有二千五百里。禹弼成五服。則四面各增廣二千五百里。則面有五千里。故四面相距有萬里之界。能容萬國之封也。堯典云叶和萬邦。堯之幅幘(隕)雖廣。洪水沈沒過半。禹平水土。乃復其故域。案每服五百里為整

數。治水後所增得者錯出其閒為殘數。通合計之。每服又各得五百里。鄭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云云者。此以周制推明虞制。江氏云。王城在甸服之中央。甸服之外畔。四面各距其中王城之中五百里。故云五百里甸服。下凡言去王城若千里。皆據其服之外畔為言也。四面各五百里。則實當周代方千里王畿之地。其下皆據周禮明

文準之。周禮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之地。其中方千里爲

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爲方五千里。禹輔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卯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卯當其男服。綏服當其采服。其卯當其衞服也。要服於周爲蠻服。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周禮大行人職於衞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要服。鄭彼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爲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也者。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於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矣。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鎭藩三服。故云要服之卬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其卬當藩服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表海。周有不服。是周之幅隕與禹所成之五服同。彼文至于海表。即此下所謂外薄四海。故鄭君必舉周之九服以相況也。案堯平洪水。至夏初。五服萬里。皋謨立政周官相證自明。夏商之末。四夷內侵。湯武初興。雖釁夷皆來賓從。而中國疆域尚小。故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方三千里。又東西南北皆

言不盡。詩言昔有成湯。氐羌來王。周公數定九鐵。詳見周官。則殷周致太平後。疆域宜同虞夏。孟子言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亦據三代之衰大略言之。大抵中國土宇。隨盛衰爲廣狹。自古而然。易云陽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之世。中國夷狄共事一君。陰二君一民。謂三代之衰。地方狹小。不及其半。是也。漢代疆域。西自黑水至東海。南

自衡山之陽至朔方。為方萬里。其地皆見堯典禹貢。今文家言中國方五千里者。蓋自洪水之時傳於此言。又習言五服服各千里為五千里。不深考其為一面之數耳。許鄭從古文說。與周禮及漢地合。確得其實。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

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疏 師。長也。釋文 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

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詩蓼蕭疏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原誤與孫改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疏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詩蓼蕭疏

箋云大傳說。

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薄一作敷。詩蓼蕭釋文

釋曰州十有二師。謂要服以內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之師也。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要服之弼以外直至四海。皆立五國一長也。鄭云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更方七千里云云者。江氏說。方七千里。自東至西自

南至北。皆有方千里者七。以七乘七則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云其一以爲畿内者。王畿方千里。故以其方千里者一爲畿内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而各有六也。引春秋傳者。欲見萬國皆在九州之内。九州有方七千里乃能容之。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云云者。鄭意以

一州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各以方千里者二。計方千里為方百里者千里之方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七七四十九。得方十里者四十九。兩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截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國。猶餘十里之方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百有奇。止言

四百者。約舉其準整數爾。計方五十里者四當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一千四百國。云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者。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

百則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國。百計滿萬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據鄭志荅趙商。四百國即公卿大夫采地。皆不及五十里。云以王制之法準之者。王制云。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百里之國居一分。七十里之國倍之。五十里之國又倍之。此準其法。則亦當計百

里之國之數作一分。七十里之國倍之、為二。五十里之國又倍之為四也。所以然者。以方百里之國一。當方七十里者二國有奇。當方五十里者四國故也。故鄭又云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謂封方里者百方七十里者二國有奇。方五十里者四國凡七國有奇也。宋江說甚詳確。鄭知每州置牧佐之以師者。堯典云十有二州。又云十

有二牧。禹貢列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貢金九牧。是州立一牧。其下有十二師佐之。堯典云師錫帝者是也。此皆堯制。禹廣大五服之境。當有移置耳。五國之中立一賢者爲長。蓋九州之内至四海皆然。故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鄭引左傳參取魯語者。彼文言諸侯守土之事。故以證封建之制。云四百國在畿内。蓋即公卿大夫采地。

非封國守土者。其地不過如子男。或且不及五十里。故畿内得容之。義並見鄭志。但鄭計萬國。本係設法。如周禮云以千里之地封公則四公云云。皆設法非實事。據禹貢九州疆域大小不甚懸殊。鄭注堯典云舜以冀州南北太遠。當時帝都正在冀州。州界不止方千里甚明。此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則王畿所居州與他州

大小等甚明。而其計國數以王畿當一分。其餘分屬八州者。設法計數取其易明。以言七千里內實可容萬國。見唐虞時國數極多。與殷以後異。非謂當時定如此數一國不多一國不少也。王肅譏鄭甚謬。江氏引申鄭義而變易之。及孫氏就五千里之

論建萬國之法

地說皆可通。但亦皆設法。不必實有此數。至大傳說州十有二師。乃比閭族黨州鄉

之州。非九州之州。別一義。薄。至也。敷薄一聲之轉。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箋云 史遷迪作道。釋詁弗作不。即。就也。詩東門之墠傳

釋曰 言九州四海師長也所統諸侯。各道以帝德而有功。謂興徒役佐治水。及後播穀敷教之事。皆奉令承教而為之。惟有苗凶頑。違拒治水之命。不肯就工。以取遷

竄。庶頑可[而]格亦有不格。天下丕應而有亦有未應。是安民之道猶有未至。帝其念之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歸美于二臣。疏[箋云]史遷說。道吾德。乃女功敘之也。臯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今文方作旁。

白虎通聖人
新序節士

釋曰帝言道達吾德於九州四海。是汝之功惟敘次之。使各得其宜。皐陶並敬其職之所敘。溥施象刑之教以覺庸民惟明。言吾德之行。當使天下頑無不格動無不應。惟汝二人是賴。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也。迪。道也。猶達也。篇首允迪厥德。君身行其德也。此迪朕德。臣爲君道達其德也。時是。乃汝也。敘即天敘有典之敘。洪

範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蓋水土既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後世禮樂制度取法虞夏之際。孝經家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先王為主禹言。義蓋有本。方。猶並也。祇。敬也。厥敘。臯陶所職之敘。亦即禹所敘之彝倫。方施之方同旁。溥也。溥施象刑。謂示其象明其義。使民家喻户曉。皆尚德由禮。以犯刑為深恥。雖不加以法網而

不能自比於人數。日還善遠罪而不自知。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又曰。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孔子所謂使無訟者蓋如此。惟明與堯典惟明克允同。皆美皋陶之辭。鄭云歸美于二臣。傳曰。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是也。此節禹之意責難陳善。歸重帝德。帝之意任賢專篤。求助臣鄰。君臣一德相成。此其

所以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也。史公以皋陶方祗厥敘二句為伯夷敘事之辭。謂皋陶於是時敬禹之迪帝德以敘民彝。令民皆法禹之所敘。違教者即刑象之所示。而民無犯者。帝德於是大明。象刑堯時已施。至是恐庶頑猶有未格。更剴切曉喻之。而禹所迪帝德更無不敬應。亦通。象刑大傳說及馬注並見堯典。　此節禹言庶頑可

格而亦有不盡格者。以見安民之難。帝美其迪德之功。並美臯陶。以深褒勉之。自帝曰來禹至此為一章。如史公說。則臯陶方祗厥敘二語別為一節。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戛。櫟也。釋文引馬注同戛擊鳴球已下數器。本疏云。鄭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捴下樂。櫟擊此四器也。似取鄭意而推衍之。非直引本文。謂戛擊鳴球三字皆捴球拊琴瑟四器。然義不甚協。鳴球即玉磬也。周禮

大司樂疏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疏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穅。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大司樂疏箋云史遷說。於是夔行樂。大傳說。古者聖王升清歌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陳云當爲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故

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
白虎通曰。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
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所以用鳴球搏者拊何。鬼神清虛。貴淨靜。
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
琴瑟練絲徽弦。鳴（下當脫球字）者。貴玉聲也。（禮樂）
戛擊一作桔隔。（漢書揚雄傳長楊賦）釋曰上言皐禹
陳謨。帝舜申之。帝德大明。刑措禮達。於是禹

禹為帝興九韶之樂。夔作之以和同天人。故此下詳論韶樂及帝與皋陶作歌為樂章以終篇。兩書夔曰者。記夔言以明韶樂之盛。史公說於是夔行樂者。變經文記言為敘事。非必訓曰為於。以於是二字當經曰字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此言升歌之事。鄭訓戛為櫟。江氏云。廣雅。擽。擊也。鳴球以下數器。謂搏拊也。琴瑟也。也。總

家戛擊之文。禮記明堂位。揩擊大琴大瑟。揩與戛同字。鄭彼注云。揩擊。謂柷敔。此不以戛擊爲柷敔者。彼文云。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則此數者皆是樂器。故以揩擊爲柷敔。此則下文別言柷敔。則戛擊明非柷敔。故解有異也。案櫟者擊之小別。鳴球用擊。搏拊鼓振以秉。秉同柄。蓋一手持其柄振之。一手拊

柏之。使其中穅作聲。則擊而兼櫟。琴瑟用指彈之。是亦櫟也。櫟擊球拊琴瑟四器以節工歌。詠。歌也。蓋作樂之始。先令奏擊拊。遂擊玉磬而鼓琴瑟。以和所詠之詩。故以戛擊二字統下四者。或以戛擊為兼包柷敔在內。於經注文義俱不協。大戴記禮三本篇懸一磬而尚拊搏。磬以石為之。本編懸在堂下。見周官禮經甚詳。下文所謂笙

鏞也。玉磬尊。蓋特懸在堂上。大戴所謂懸一磬也。貴玉聲。故特謂之鳴球。或謂柷訓始。作樂之始當先擊柷。不知周禮但云令奏擊拊。不言柷。鄭下注云合樂用柷敔。蓋合樂之始擊柷。樂止櫟敔耳。與此戛擊無涉。經舉樂器次序至明。球拊琴瑟。升歌之器也。管鼗鼓。下管之器也。笙鏞。閒歌之器也。柷敔。合樂之器也。焉用先舉柷敔於首

使與以詠之文相蒙乎。琴瑟皆以練熟之絲染以朱為弦而洞達其越。越者。琴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戛擊一作桔隔者。聲近借字。

祖考來格。

謂祖考之神來至也。大司樂疏 箋云 史遷說為祖考至。馬氏曰。此是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之樂。疏 格。一作假。釋曰 祖考。謂高曾祖

禰四親及太祖也。格同假。至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謂圜丘南郊明堂配天之祭。此云祖考來格。中庸云舜其大孝宗廟饗之。則自祭其先以天子之禮。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引書曰祇載見瞽瞍。蓋舜即位後。迎瞽瞍居天子之宮。以天下養。瞽瞍亦允而厎豫。及父沒喪畢。戚

禮興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謂大孝事死如事生。惟生能底豫。故沒而來格。作樂降神。有感必通也。馬氏以此爲除喪後祭。必有所據。大傳言舜五祀招樂始興。此經言簫韶九成。史記於帝庸作歌節後敘舜薦禹於天。則瞽瞍之末沒。必在韶樂既作之後薦禹攝政之前。度此時舜年且八十餘。瞽瞍當百歲外矣。此論韶樂之感首

言祖考來格。大孝終身慕父母亦於此見。
大傳云升歌清廟者。清廟。謂清靜之廟。明
堂宗廟通稱也。

虞賓在位。

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大司樂疏 箋云
白虎通曰。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丹朱時來助祭。王者不臣 史遷說。堯子丹朱。舜
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

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堯本紀

【釋曰】虞賓。虞帝之賓也。虞時二王後。蓋高辛氏之後及堯子丹朱。在位。在賓位助祭也。特言於羣后上。尊之也。大傳說舜薦禹之事云。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又云。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與此經虞賓義絕殊。如彼文。則當云夏賓矣。故鄭於彼就文注之。而於此經虞賓特注云舜以為賓

也。分別至明。

羣后德讓。

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大司樂疏）**箋云**史遷作羣后相讓。

**釋曰**德讓。謂德容謙讓。所謂嚴假無言時靡有爭。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也。江氏云。白虎通云。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又云。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

鬼神清虛。貴靜賤鏗鏘也。然則堂上之樂專為降神。故以祖考來假為堂上之樂所感。鬼神猶感。而況人乎。虞賓羣后與祖考連文。聯明亦同之矣。堯典所謂神人以和也。

下管鼗鼓。

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大司樂疏 箋云周禮鄭氏說。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

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大師注 鼗說文作鞀。或作鞉。从鼓从兆。白虎通曰。鼓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閒。禮樂

**釋曰** 此言下管之事。江氏云。說文。管。如篪。六孔。字亦作琯。古者以玉為琯。故或从玉作。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案管

本竹樂。故字从竹。許書重文作琯。云。古者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此因琯字从玉而引申其義。然不引經文。則經字固作管。蓋管用竹。本制也。舜時或用玉。因遠方來獻而用之。下管鼗鼓者。謂堂下以管吹詩。而播鼗擊鼓以節之。凡管與鼗

鼓及下笙鏞柷敔皆在堂下。故鄭下云已
皆廟堂下之樂。下管當禮經笙奏。蓋樂正
歌凡四節。一曰升歌。上所謂以詠也。二曰
笙奏。以笙吹詩以為樂。禮盛則曰下管。管
為吹樂之通名。以笙吹詩而簫壎篪等皆
應之。或管自為一器而諸吹樂皆應之。禮
經鄉飲酒燕禮皆云笙。而燕禮記云下管
新宮笙入三成。大射云管新宮三終。是笙

管同節而禮有輕重。於時則與舞。燕禮記及明堂位等篇皆下管與舞連文。是也。三曰閒歌。四曰合樂。詳下。

合止柷敔。

合樂用柷。孫氏此下增敔字。是。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搖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大司樂疏

**釋曰**此言合樂之事。合。合樂也。止。止

樂也。止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蓋堂上歌詩而球拊以下至笙鏞諸器皆合之。又先擊柷以爲節。終擊敔而止。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合樂而樂將止。樂器至柷敔而備。故名鼓柷之椎爲止。柷椎既名止。因别名鼓敔者爲籈。實則合樂至鼓敔而止耳。樂之次。合樂在間歌後。而經先言之者。取與下

管鼗鼓句法相協。下文笙鏞二句與簫韶二句相對。屬辭之法然也。

笙鏞以閒。

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生（當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此下或當有鏞庸也三字）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大司樂疏）庸即大射儀之頌一也。（周禮）

眡瞭疏 **箋云**鏞或為庸。眡瞭疏 禮大射儀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注曰。古文頌為庸。**釋曰**此言閒歌之事。笙鏞。鄭據周禮眡瞭擊頌磬笙磬及大射經為說。至確。大射古文頌為庸。正與此經笙鏞合。鏞即庸。周禮眡瞭疏引書作庸。段氏據之謂大司樂注引經及疏中鏞字皆當

作庸。則書禮文同矣。笙庸。謂樂縣。統鐘磬鎛言之。爾雅云。大鐘謂之鏞。蓋釋詩靈臺賁鼓維鏞那庸鼓有斁之文。非釋書之笙鏞。故其文以笙篪塤鐘相次。且笙簧之笙已在上下管中。非閒歌時始用。則鏞非專指鎛一器明矣。閒者。謂堂上一歌則堂下用管笙一吹。禮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

其法。此時以笙管與堂上之歌相閒。樂縣鐘磬鏞鼓鼗並作。其聲滌蕩發越。詔告於天地之閒。故鳥獸應之蹌蹌然而舞。大傳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是鐘石之聲能感鳥獸。故笙鏞以閒之下特云鳥獸蹌蹌。閒歌在合樂前。以有鳥獸蹌蹌之文。欲以鳳皇來儀相對。故退在下。或曰禮有升歌下管遂舞而合樂省閒

歌一節者。蓋自古有然。故退閒歌在下。但此時宗廟中盛禮興樂。則歌笙閒合皆備耳。

鳥獸牄牄。周禮大司樂疏述注作牄則鄭經本作牄釋文所據僞孔本同

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大司樂疏 箋云 史遷說牄牄爲翔舞。馬氏曰。鳥獸。蒨簾也。釋文 說文曰。牄。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鳥獸牄牄。倉部 牄本又作蹌。釋文 今本同。說

苑引作鴳。辨物 **釋曰** 此承上句言閒歌之時笙鏞鐘磬鎛與管鼗鼓等衆聲和會。鳥獸聞之。皆樂而翔舞牄牄然。中庸謂至誠能盡物之性。鳥獸雖視人為蠢。亦為正聲所感而以順氣來應。荀子說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況韶樂之盡善盡美。如天地覆載。其所以類萬物之情更何如乎。馬氏以鳥獸為筍簴。此樂器之常。

不足稱美。當以史公鄭君說為正。牄今本作蹌。段氏云。牄者壁中故書。蹌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案許云鳥獸來食聲。說牄字本意。引書蓋以牄為蹌之借假蹌。動也。鄭訓舞。亦讀牄為蹌。鶬與蹌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公羊哀十四年疏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疏若樂九

夔。人鬼可得而禮。雄曰鳳。雌曰皇。儀匹。大司樂疏

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公羊疏　大司樂疏引可得而禮下云。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成匹。玩其文義。似疏語與注雜合。此注各疏所引文句參差。今參酌錄之。

箋云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句上段氏增一舜字。是。其秉簫乎。公羊疏

史遷說。於是禹乃與九招之樂。致異物鳳

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五帝本紀簫春

秋傳作箾。說文曰。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从音。召聲。音部此據古文尚書用正字

又曰。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

箾韶。竹部此據左傳用借字韶古書多作招。周禮作

磬。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大司樂

**釋曰**

孔子

曰。樂則韶舞。簫韶九成。謂韶舞九備。聲容

極盛。象物感應。鳳皇來翔。匹偶並集。劉子、

政上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是其義也。樂記云。韶。繼也。鄭云。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舜樂名韶。又稱簫韶者。猶樂名咸亦稱咸池。簫之言肅。言其能肅敬而紹堯道。宋均爲鄭君弟子。說當本鄭。故公羊疏

引鄭注即引宋說。或云秉簫。別一義。說文稱書古文作簫韶。又稱舜樂名箾韶不稱書。蓋據左傳韶箾之文。謂傳借箾為簫也。韶正字。招見孟子史記等書。借字。說文以磬為籀文韶。則磬亦借字。韶樂夔作之。史記云禹興九招者。禹平水土之功大成。乃於帝五祀論鐘石興韶樂。且禹宅百揆。又深明聲律度數。作樂為化民造士之大政。

固當統之。　此節極言韶樂之盛。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大司樂疏

【箋云】史遷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文。庶尹作百官。允作信。【釋曰】周禮鄭注引此經稱夔又曰是經有兩夔曰字。蓋上詳

道韶樂之盛。此又歎美而約言之。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見聲音之道與政通。與堯典同義。此非自表其能。乃以明帝之德盛而化神也。鄭注似有缺誤。宜讀正云。石。磬也。磬有大小。故兩言石。夔語舜云。予擊大石磬云云。文義乃協。史公無夔曰八字者。此兩節夔記言為敘事。立文宜然。且其閒省文甚多。非今古文有異也。衆樂器中特言磬

者。磬以玉石爲之。以玉聲爲衆聲之節。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其義。

此節約言樂之所感而歎美之。

帝庸作歌曰。勑（當作敕詳前）天之命。惟時惟幾。

戒臣。（疏）箋云敕。謹也。（廣雅釋言）史遷說。帝用此作歌。勑作陟。惟作維。又說。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

墮壞。未嘗不流滯也。樂書

**釋曰** 是時禮明樂備。神人協和。天下治平極矣。帝樂大化之成。而深念陰陽倚伏。否泰相尋。望羣臣孜孜無怠以輔己德。用此作歌。而先自言曰。謹戒上天之命。惟在順時。惟在研幾。蓋當其可之謂時。順時所以用中於民。幾。微也。危也。吉凶之先見至微。而心術之邪正萬事之安危於此判。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恪敬天命在此也。史公作陟者。爾雅釋詁。假。陟。陞也。此與大傳說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同意。謂積善至上承天命。猶君奭云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也。或以為升曆天命。時帝將薦禹於天。故以此戒之。亦通。史云惟是幾安者。訓時為是。以下惟字為助句辭。幾安兼此經及下庶事康而言。即上所云惟幾惟康也。鄭云戒臣者。王氏鳴盛

謂下文帝歌先言股肱。故知意在戒臣。案史記樂書之文正與鄭義同。蓋望臣鄰與己共保長治久安也。易亢龍有悔。既濟終亂。惟聖人能使悔亡而無亂。所以體天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箋云 大傳說。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說。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魏相丙吉傳贊

釋曰 帝善與人同。求助臣

鄰。故先言股肱。喜。謂樂盡其力。元。始也。體之長也。首為一體之主。尊無二上。故稱元首。君為臣民之主亦猶是也。起。為下所翼戴起在上。猶人首在衆體之上也。百工。百官百事也。熙。興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寍。臣下竭力盡能。所謂股肱喜也。君寍。元首起

也。功立百而國安。工熙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易乾元位五。首出庶物。坤五降乾二。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與此經同義。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集解箋云周禮九𢷬。古拜字一曰稽首。三曰空首。鄭氏說。稽首。拜頭

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史遷
颺作揚。率作云率爲。欽作敬。揚。大聲。詩泮水鄭
箋義一曰。揚。續也。釋詁作。爲也。釋言憲。法也。釋詁古
屢字作婁。亟也。釋言省。察也。釋詁【釋曰】拜手稽
首。首至手又至地也。省言則曰拜稽首。此
拜中最重。臣於君則然。颺言者。颺同揚。揚
其聲而言。使羣臣徧聞。江氏云。上文帝歌
先言股肱。意主於戒臣。皋陶承帝歌而言

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案爾雅揚續之訓。或當施於此經。謂臯陶繼續帝意而言也。率同周禮師屬之師。謂庶尹各師其屬而作為以興起事功。當謹慎乃法度。無作聰明以亂舊章也。又當屢數省察汝之成功。已成者毋怠。未成者日新。功難成而易敗也。兩言欽哉。深重丁寧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載始。疏

箋云 史遷說乃更爲歌。說文曰。賡。古文續。从庚貝。系部

釋曰 皋陶旣申帝意以戒羣臣。乃更爲歌以續之。說文以賡爲古續字。會意非形聲。此製字本意。後或以其字从庚。遂讀如庚。史公以更代賡。則其讀由來久矣。載訓始。孫云。始歌。帝歌也。史公訓爲。周禮大宗伯注義同。帝歌先股肱。重輔弼之臣也。皋陶賡歌先元首。責難歸重

於君。且尊尊之義也。元首明。知人則哲也。
股肱良。俊乂在官也。庶事康。庶績其凝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釋文脞徐仙音瑣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
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疏箋云馬
氏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惰。一作墮。隳。一作
隳。中論審大臣釋曰又歌者。既續帝歌言聖君
得賢臣而民安。又反言之以為戒。所謂君

臣[相]敕也。說文。叢。聚也。睉。目小也。徐氏鉉以脞爲睉之誤。段氏非之。要謂[爲]音義相近。徐仙民音瑣。瑣瑣。小也。元首叢脞。不知立政任人以一管萬之要。而叢雜瑣碎以小謀亂大作。是不明也。惰。不敬也。墮。壞也。元首叢脞。則小人雜進。不能以道事君任國之大事。怠慢曠官。是不良也。由是政事廢弛。成功墮壞。無由迪民康矣。元首叢脞。正安

汝止無為而治之反。股肱惰正思日孜孜思曰贊贊之反。萬事墮正庶績咸熙之反。當極治之時而以亂為深戒。此天下所以有治無亂。乾元用九成兩既濟之道也。史記又歌上有舜字。衍文。故不錄。

帝拜曰。俞。往欽哉。

箋云 史遷說俞為然。又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釋曰 帝深

咸臯陶之辭。拜而受之。周禮有奇拜。鄭云。一拜。君答臣之拜。俞者。俞臯陶之言與歌也。往欽哉。敎在朝之臣往敬乃事也。史遷公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者。禹爲帝興招九之樂。夔典之而禹統之。云爲山川神主者。自此之後。帝蓋薦禹於天而使之主祭矣。此節極聖賢君臣相悅之情。洋洋盛德。鼓舞盡神。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此屈原之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所以流連慨慕不置欲就重華而陳詞也。當時天下之治極矣。而君臣相戒如此其深切著明。一節之中三言欽哉。率此道以往。雖萬世有治無亂可也。

此節敘帝庸作歌臯陶賡之以終夔作樂之事。虞書僅存堯典臯陶謨二篇。而唐虞君臣聖學聖政大略具焉。伊尹樂堯舜之道。孔子祖述堯舜之道

而制春秋。後之顧學聖人有志天下者其沈潛反覆於斯。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四終